

# 中国地图

——罗明坚和利玛窦

□ 宋黎明\*

## 一、descrittione 或 descrizione 的涵义

根据现代意大利词典, *descrizione* 意为“描绘、叙述、概况”等, 利玛窦著述中相应的词汇 *descrittione* 通常也被如此理解。1596年10月12日利玛窦致 G. Fuligatti 函指出, “la *descrittione della Cina* 通过许多途径送到欧洲, 但有许多错误”<sup>①</sup>。一名中国译者将“la *descrittione della Cina*”译为“《论中国》”, 似指一本关于中国概况的书籍<sup>②</sup>。意大利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的导言部分, 题为 *Descrizione della cina* (中文大致可译为《中国概况》)<sup>③</sup>, 异曲同工。然而, 如果我们考察利玛窦本人对 *descrittione* 用法, 则可以发现这个词有一个特别的涵义, 即指“地图”、“地图集”或“图志”。

晚年回忆录中, 利玛窦提到1579年出版的一本中国地理书籍, 名叫 *la Descrittione della Cina*, 内称中国有南北两直隶和13省, 另外有158个府, 247个州和1152个县; 1579年版的《广舆图》<sup>④</sup>, 利玛窦用 *Descrittione* 指“地图”或“地图集”。同一著作中

\* 宋黎明, 旅居罗马, 南京大学客座教授。

① M. Ricci, *Lettere, 1580 - 1609*, Macerata: Quodlibet, 2001 (《利玛窦信函》, 以下简称 *Lettere*), p. 326。

② 《利玛窦全集》第3卷, 罗渔译, 台北: 光启出版社, 1983年, 第221页。

③ Matteo Ricci, *Descrizione della Cina*, Macerata: Quodlibet, 2011。

④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 - 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转下页)

介绍李之藻时,利玛窦对 *descrittione* 的用法相同:“他年轻时绘制过中国地图集(*La descrittione di tutta la Cina*),中国 15 个省加上许多解释,自以为世界尽在其中。等他看到我们的世界地图(*mappamondo universale*),才知道与世界相比,中国多么渺小。”<sup>①</sup>利玛窦还写道,为了筹备教皇使团,范礼安曾给西班牙国王送过一幅中国全图(*una descrittione universale di tutta la cina*)<sup>②</sup>。在利玛窦的笔下,*descrittione* 不但用于中国地图,而且用于世界地图,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在南昌期间他赠送给建安王一册世界地图集(*la Descrittione di tutto il mondo universale*),附有五大洲地图<sup>③</sup>。南昌期间他谈到打算制作有许多注释的“世界地图(*una descrittione de mappa universale di tutto il mondo*)”<sup>④</sup>。南京定居期间,利玛窦称南京的文人首次看到他所制作的“球形与图形的世界地图(*la descrittione universale di tutta la terra in globo e in Mappa*)”<sup>⑤</sup>。总而言之,利玛窦的“*descrittione*”均须理解为“地图”、“地图集”或“图志”,没有例外。

*descrittione* 拉丁文词根为 *descriptio*,意为“地图”或“地图集”。事实上,在 15 和 16 世纪,*descriptio* 似乎是表示地图的首选名词,O. Finé 的 *Nova, Et Integra Universi Orbis Descriptio*(《全新世界地图》),Waghenaer L. J. 的 *Universe Europae Maritime eiusque Navigationis Descriptio*(《全欧洲航海图》),G. Mercator 的 *Septentrionalium Terrarum descriptio*(《北极地图》)等,均以 *descriptio* 表示“地图”或“地图集”。在 A. Ortelius 著名的 *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世界地图集》)中,De

(接上页)Pasquale M. D'Eli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利玛窦资料》,以下简称 *F. R.*), I, pp. 16-17.

① *F. R.*, II, pp. 169-171.

② *F. R.*, I, p. 250.

③ *Ibid.*, p. 367. 对于此书,学界众说纷纭,参见 P. T. Veuturi, *The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Macerata 1911-13*, Vol. 2, p. 126, n. 3; J. F. Baddeley, “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maps, 1584-1608”, *Geographical Journal*, October, 1917, p. 262; Henri Bernard, *La mappemonde Ricci du Musée historique de Pékin*, Impr. d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28, p. 3; Pasquale M. D’Elia,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commentato, tradotto e annotato*, Città del Vaticano, 1938, p. 51. 参见 *F. R.*, I, p. 367, n. 2. 洪业:《考利玛窦之世界地图》,《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笔者认为此书属子虚乌有,属于利玛窦晚年误记;参见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128页。

④ *Lettere*, p. 338.

⑤ *F. R.*, II, pp. 50-51.

Barbuda 绘制的欧洲第一幅中国地图名为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 (《中国新图》)。早期亚洲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中, *descriptio* 也屡见不鲜, 如 Ludoico Teisera 在 1595 年绘制的《日本地图》, 拉丁文标题为 *Japonica Insulae Descriptio*; 匡卫国 (Martino Martini) 1655 年出版的巨著《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 中, 《中国新图》题为 *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因此, 阅读近代早期地图或相关书籍, 只要看到 *descriptio* 这个字眼, 便可立断为“地图”、“地图集”或“图志”。

作为 *descriptio* 的衍生词, *descrizione* 或 *descrittione* 同样具有“地图”或“图志”之意, 但今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意大利权威的《百科大辞典》(*Dizionario Enciclopedico Italiano,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Roma, 1970*) 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疏忽, 因为在利玛窦同时和稍后时期, *descrittione* 或 *descrizione* 指“地图”或“图志”的例子不胜枚举。1550 年 L. Alberti 绘制的 *Descrittione di tutta Italia* (《全意大利地图》), 1563 年 P. F. Veronese 绘制的 *Descrittione di tutta la Toscana* (《托斯卡纳地区全图》), 1567 年 L. Guicciardini 绘制的 *Descrittione di tutti i paesi bassi* (《低地国家全图》), 1598 年 G. Magini 绘制的 *Descrittione del potentissimo imperio della Tartaria* (《鞑靼帝国地图》), *descrittione* 一概表示“地图”或“地图集”。1774 年 A. Zatta 的 *Mappamondo o sia Descrizione Generale del Globo Ridotto in Quadro* (《缩小的世界全图》), 以及 1788 年 G. M. Cassini 的 *Mappamondo o' Descrizione Generale del Globo* (《世界全图》), 两个标题如同名词解释, “mappa”等于“descrizione”, 一并表示“地图”或“地图集”。

由此可见, 对于研究近代地图史以及早期耶稣会士绘制的中国地图, *descrittione* 或 *descrizione* 是一个关键词 (a keyword), 甚至就是一把钥匙 (a key)。

## 二、罗马国家档案馆所藏罗明坚手稿

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发现, 是 20 世纪末地图学上的一个令人振奋的事件。尽管过去不少有关罗明坚与中国地图的消息, 但谁也没有发现过有关实物, 直到 1989 年罗萨多 (Eugenio Lo Sardo) 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意大利罗马国家档案馆所存中国地图手稿的研究, 罗萨多初步判断手稿的作者为罗明坚, 并在意大利国家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有关明代中国的第一地图集——罗明

坚未刊手稿”<sup>①</sup>。罗萨多随后组织了一批学者继续研究,1993年意大利国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编的《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全书共137页,其中有罗萨多撰写的导言和毕戴克(Luciano Petech)教授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按照原尺寸复制的79页手稿,包括28幅地图和37页文字说明<sup>②</sup>。



图1 罗萨多主编的《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封面。编者将“中国地图集”定名为 *Atlante della Cina*, 笔者以为 *La descrizione della Cina* 更妥

罗马国家档案馆的罗明坚手稿没有标题,罗萨多将之定名为 *Atlante della Cina*, 而根据上述对于 *descrittione* 的释义,特别是根据有关罗明坚中国地图的消息,更为妥当的名称或为 *la descrizione della Cina* (见图1)。罗明坚本人一直用 *descrittione* 表示中国地图集,在大约写于1598年后的一份报告书中,罗明坚记述说,1588年从中国返回罗马途中,他于1589年9月13日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献给德奥地利大主教(Cardinale D'Austria)一册漂亮的中国地图集(*della una bella descrizione di quel regno*)<sup>③</sup>;随后前往西班牙觐见国王菲利普二世时,他随身携带了一册中国地图集(*alcuna descrizione quell Regno della Cina*)<sup>④</sup>;返回罗马后,罗明坚给 Don Virgilio Orsino 和 Cardinal Montalto 展示了中

国物品以及多种中国地图集(*descrittioni di quella*)<sup>⑤</sup>;1590年12月罗明坚觐见教皇格里戈里奥十四世(Gregorio XIV)时,除拉丁文译本《天主实录》外,还献上一册中

① Eugenio Lo Sardo, “Il Primo Atlante della Cina dei Ming, un inedito di Michele Ruggieri”, in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 1989.

②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 a cura di Eugenio Lo Sardo, Roma, 1993. 笔者有幸参加了该书的地名甄别工作,参见 Song Liming, Maria Luisa Giorgi, “Trascrizioni della tavole descriptive di Michele Ruggieri”, pp. 61-120; “Nota All'identificazione dei toponimi delle carte del Ruggieri”, pp. 121-122.

③ *Rel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missione della Cina del mese di Novebre 1577 si all'ano 1591 del S. (e) Michele Ruggiero al nostro R. (do) P. (e) Claudio Acquaviva Generale della Comp. (a) di Ges - n'ro P. (e)* (《罗明坚报告书》,以下简称 *Relatione*), ARSI, *Tap. Sin.*, 101 I, p. 63.

④ *Relatione*, p. 66.

⑤ *Ibid.*, p. 71.

国地图集(*un descrizione della Cina*)<sup>①</sup>;六年之后罗明坚重返罗马,为取悦总会长,给罗马学院制作了一册精美的中国地图集(*una bella descrizione del Regno della Cina*)<sup>②</sup>。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罗明坚有关中国图志手稿上,有某人一行评注:“罗明坚给我们留下了中国物品,包括许多页 *la descrizione della Cina* (中国图志)。”<sup>③</sup>在罗马国家档案馆罗明坚手稿中,关于海南岛写道,“我们 *descrittione* (图志)的第一图”<sup>④</sup>。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手稿的作者,罗萨多做了开创性的考证。他指出,这批手稿与罗马国家档案1590年前后的文件放在一起,而且一页手稿有“1606”的字样,似指罗明坚逝世前一年的1607年,因此手稿的日期当为1590年至1606年间,而此间有水平绘制中国地图的只有罗明坚与利玛窦两人。罗萨多首先排除了利玛窦的可能性,因为手稿笔迹与利玛窦不同,而且有关中国地理知识也不如利玛窦详细准确。罗萨多还指出,手稿的纸张系意大利制造,故为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后的作品<sup>⑤</sup>。可以补充的是,与罗明坚的信函和其他手稿相比,罗马国家档案馆的这批手稿中的大部分笔迹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句:“在耶稣会巡察使范礼安的指示下成立(中国)传教团,为此派遣耶稣会的罗明坚(Michele Rogerio)前往,后者在神力的帮助下,打开了一直关闭的、敌视天主教的大门,如同我在给尊敬的总会长报告中详细叙述的那样。”<sup>⑥</sup>其中罗明坚与它处可见的罗明坚的签名相同,是该手稿作者为罗明坚的确凿证据。

这是罗明坚手稿中唯一用意大利文写作的两页之一,其余手稿均为拉丁文。根据使用文字的不同,我们可以断言这二页有关海南岛的意大利文手稿,与其他拉丁文手稿当为不同时期的作品,说明这批手稿中有不同的版本,而且有多种版本。事实上,在其余拉丁文手稿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版本,比如手稿中有三份有关广东省的文字说明,各有特色。T14与T16笔迹完全相同,文字中都穿插着表示矿产的符号,而且标题上方都写着“耶稣玛利亚”的字样,但两者标题有所区别,前者为“中国,广东省(*De Sinarum Regni Provincia Dicta QuamTum*)”,后者则为简单的

① *Relatione*, p. 71.

② *Ibid.*, p. 74.

③ *ARSI, Jap. Sin.*, 101 I, p. 115.

④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p. 68.

⑤ *Ibid.*, pp. 11-12.

⑥ *Ibid.*, p. 69。其手迹见同书T10。

“广东省(De Quam Tum Provincia)”,更重要的是,T16在肇庆府中写明“这里是耶稣会三个神父的第一个教堂”,韶州府中写明“这里居住着两个耶稣会神父”,而在T14中则不载任何耶稣会寓所的消息,据此可以判断T16写在1589年利玛窦在韶州建立耶稣会在华第二寓所之后,而T14当作于1584年建立肇庆第一寓所之前。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三页手稿(T6,T12和T18),分别题为“第一图,海南岛”,“第二图,广东省”,“第三图,福建省”,标题别具一格,墨水和笔迹均与其余手稿有区别,似乎不是罗明坚的笔迹;罗明坚在其中两页手稿(T6,T18)的空白上增加了一些内容,两者的差异相当鲜明;另外,T12“第二图,广东省”中,肇庆和韶州两府中注明有耶稣会神父寓所,但在许多地方有“医学和宗教学院(Habet studio medicinae)和“医学、法律和宗教大学(universitas medicinae et legalis, et religionis)”等说明,不知所本,为其余有关广东省手稿中所无。

罗马国家档案馆罗明坚手稿存在多种版本,也可见于其中的地图部分。就三幅福建地图而言,T19为简图,T21是详图,均为罗明坚笔迹,但T21笔迹不同,而且绘图手法相当专业,很可能出自罗明坚的合作者Matteo Nerone之手。另外,就三幅南京图(即南直隶)而言,T65、T68当为罗明坚所绘,而T63则为不同的笔迹,T39“陕西省”、T77“辽东”的笔迹与此相同,其作者是否罗明坚的中国助手(见图2)?值得注意的还有三幅中西文混杂的地图,T34“陕西省”、T49“四川省”以中文为主,部分地名标有西文拼音,T69“湖广省”以西文拼音为主,部分拼音下面标有中文,工整的中文笔迹出自一人之手,其作者无疑为中国人。根据罗明坚报告书,他在觐见教皇时带了“他的印度人(il suo indiano)”<sup>①</sup>,此处“印度人”当指中国人,即罗明坚从中国携带到意大利的助手。罗马国家图书馆所藏《天主实录》的封面上,有罗明坚献给教皇格里戈里奥十四世(Gregorio XIV)的题签,中央从上往下则是“仁、仪、礼、知、信”五个汉字及其拼音和翻译<sup>②</sup>,这五个汉字为中国人题写,与上述三幅地图中的中文当出自同一人之手。此人无疑是罗明坚在罗马绘制中国地图集的重要助手之一,近来罗萨多正多方查询他的姓名以及相关消息。需要指出的是,《罗明坚地图集》手稿中的一些西文拼音存在着一些错误,以陕西省(T37)为例,西安府下属

① *Relatione*, p. 71v. 在中国期间,罗明坚出行一直有中国人陪伴,1585年底前往绍兴时,随行的有一个“年纪大而(讲话)不够流畅”的翻译,名叫Ierubaca; *F. R.*, I, p. 228, n. 3. 随后前往湖广时,罗明坚也带有一个翻译和一个老师(*maestro*); *Relatione*, p. 50.

② 罗马国家图书馆, *Fondo Gesuitico*, ms. 1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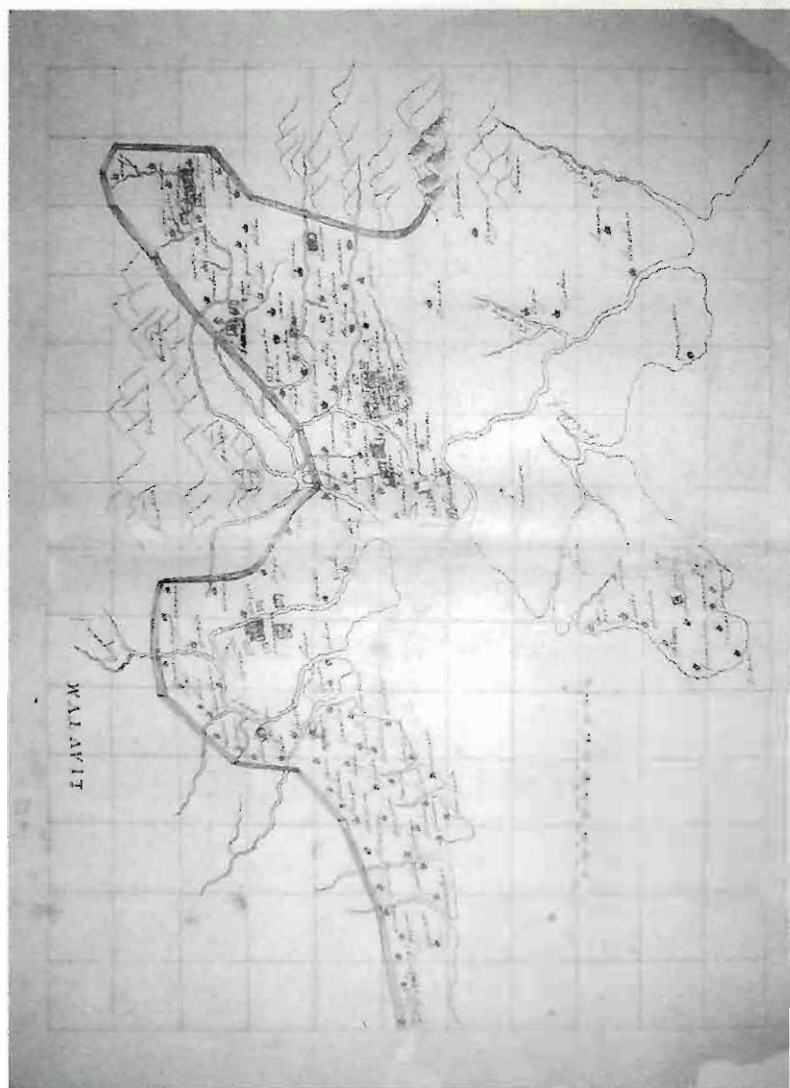


图2 这是根据“辽东边图”绘制的西文地图，题名“Liaotum(辽东)”。值得注意的是，此图上的笔迹非罗明坚，也非利玛窦，莫非出自罗明坚的中国助手之手？

邠(Bin)州,手稿错拼为 Fen ceu(相当于 Fenzhou),误“邠”为“分”;巩昌府下属秦州(Qinzhou),手稿错拼为 Tai ceu(相当于 Taizhou),误“秦”为“泰”<sup>①</sup>。罗明坚的中国助手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他或许是明代第一个远渡重洋抵达欧洲的中国人,但远非中国一流文人。

罗马国家档案馆所藏罗明坚手稿中,一幅题为“辽东边图”(T79)的中文地图是罗明坚利用《广舆图》的直接证据(见图3)。巴托利写道,他亲眼看到罗明坚于1589年携带到意大利的有关中国地理(*la Geografia della Cina*)著作,其中有中文印刷品以及西文手稿<sup>②</sup>。桑松(N. Sanson d'Abbeville)更提供一个细节,即罗明坚的中文地理著作共有四卷,一如著名的《广舆图》<sup>③</sup>。毕戴克指出,在罗明坚利用的中国资料中,肯定有著名的《广舆图》,很可能是1566年版《广舆图》<sup>④</sup>。然而,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保存的1566年版《广舆图》进行对照,可见“辽东边图”是另外一个版本。此外,罗明坚手稿中不少消息出自1566年之后,比如,广东省罗定州,而该州不见于1566年《广舆图》;河南省有禹州,它建于1575年,1566年《广舆图》称为钧州。前面说过,利玛窦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1579年出版的书籍 *Della Descrittione della Cina*,其中载有158府,247州和1152县,显然指1579年《广舆图》,由于从1583年到1588年间罗明坚与利玛窦一同生活在肇庆,故有机会参考这个版本。然而,罗明坚手稿中的“辽东边图”到底来自哪个版本的《广舆图》,尚需核实。

顺便说说罗明坚手稿的拼音问题。最初研究者认为罗明坚使用的是中国南方方言,其实不然<sup>⑤</sup>。罗明坚一开始学习的不是方言,而是所谓的“官话”,即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官方语言,相当于今天大陆的“普通话”或台湾的“国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不同地方的人经常需要通过“官话”进行沟通,而通于“官话”者未必能够听懂方言。迹象表明,利玛窦本人就不懂广东话,他在1589年9月9日到达韶州后致范礼安函中写道:“当我们说来自肇庆时,(韶州)便无人对我们说澳门话。”<sup>⑥</sup>这

①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pp. 88-89.

② D. Bartoli, *Della Cina*, pp. 148-149.

③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p. 13.

④ *Ibid.*, pp. 38-39.

⑤ *Ibid.*, p. 12.

⑥ *Lettere*, p.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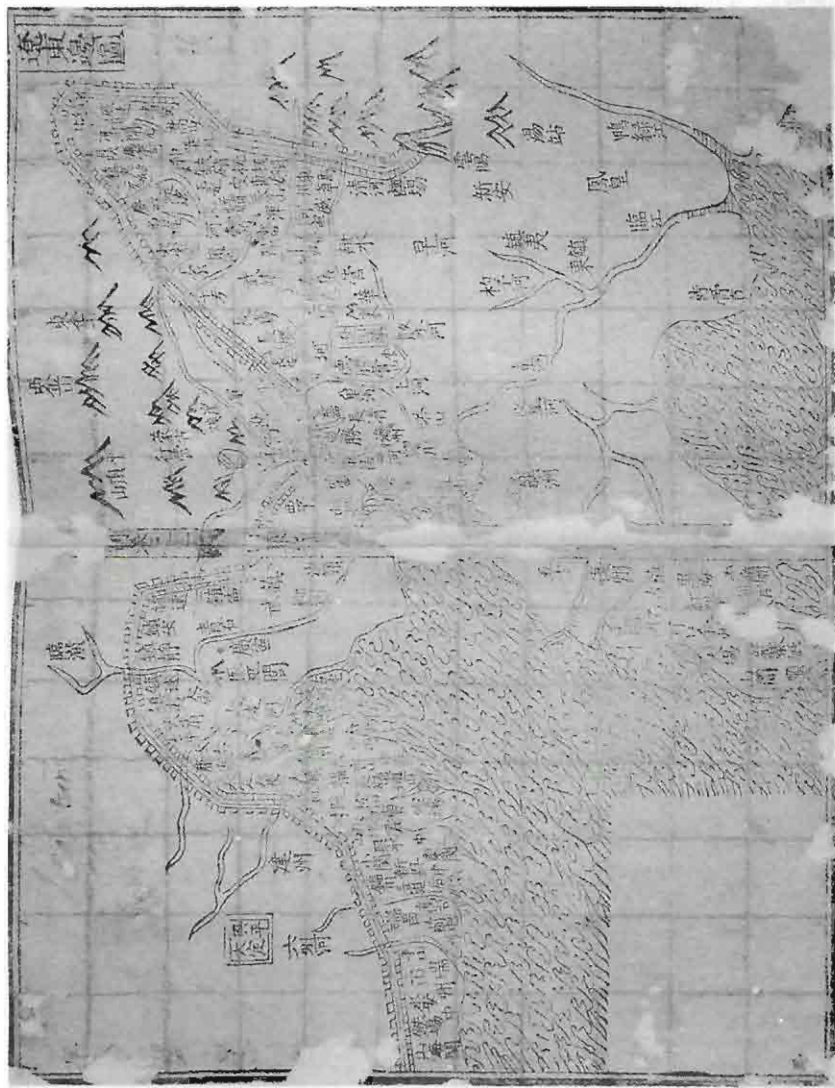


图3 罗马国家档案馆所藏罗明坚转过来的地图集手稿中的唯一中国地图“辽东边图”。这是罗明坚利用《广舆图》的直接证据,但这张地图的版本出处待考

里的“澳门话”当指粤语。利玛窦不懂粤语,而且对掺杂粤语口音的官话听起来也有很大的困难,他在同一信函中还写道:“韶州人官话(o Mandarin)说得很好,发音清晰,我可以听懂很多,这与肇庆官话不同,肇庆官话连官员也不怎么听得懂。”<sup>①</sup>罗明坚的情况应该与利玛窦差不多。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至今还珍藏着一本外语—中文字典,字典以葡萄牙文为基础,每个葡萄牙文单词的后面写上汉语拼音与中文字,有的还加上意大利文解释<sup>②</sup>。从拼音和意大利文手迹看,它们出自罗明坚之手,《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拼音系统与这个字典的拼音系统基本一致,这也是判断罗明坚在地图手稿中使用“官话”而非粤语的一个理由。

### 三、利玛窦与中国地图

毫无疑问,罗萨多的研究成果表明,罗明坚绘制过中国地图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利玛窦绘制过中国地图吗(见图4)?

利玛窦以绘制世界地图而闻名于东方,他绘制的多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在中国乃至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欧洲,利玛窦的名字却经常与中国地图联系在一起。耶稣会士金尼阁1615年发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书名左右两个人物分别为圣方济·沙勿略和利玛窦,下方则为一幅中国地图。珀切斯(Samuel Purchas)《珀切斯的朝圣》1625年版本中有一幅中国地图,英文标题为The Map of China(中国地图),中文标题则为“皇明一统方輿备览”,图中除了中国一男一女,还有一个身穿直裰、头戴东坡巾的耶稣会士,注明为利玛窦(Mathaeus Riccius)<sup>③</sup>。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作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作为一个热心天文地理的耶稣会士,作为在中国生活28年之久的中国传教团团长,利玛窦理应绘制过中国地图。事实上,一些学者对此深信不疑,例如,B. Szczesniak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两篇论文,试图论证利

<sup>①</sup> *Lettere*, p. 136.

<sup>②</sup> ARSI, *Jap. Sin.*, 198, 32r-156v。德礼贤在该字典手稿上写了一个说明,虽然承认字典上经常有罗明坚的笔迹,但认为拼音可能是利玛窦所为。

<sup>③</sup>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of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珀切斯解释说,这是表示对在中国辛苦传教的利玛窦的敬重,而地图的来源则是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参见 B. Szczesnia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 *Imago Mundi*, 1956, Vol. 13, Issue 1, pp. 116-136.



玛竇绘制过中国地图;西方文献中一再提到罗明坚在罗马绘制中国地图时与罗马画家 Matteo Nerone 合作,但 B. Szczesniak 认为 Matteo Nerone 查无此人,并断言所谓的 Matteo Nerone 即 Matteo Ricci(利玛竇)<sup>①</sup>。罗萨多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 Matteo Nerone 确有其人<sup>②</sup>,B. Szczesniak 的假设不能成立。

无论如何,根据利玛竇信函,他似乎在 1583 年就绘制过中国地图。1583 年 2 月 13 日,他在从中国澳门致 M. De Fornari 函中写道:“中国人很聪明,他们将地图制版印刷,如同我们的托勒密。特别是他们聪明地将各地重要的东西写在一本书中,据此我匆忙地为巡察使神父做了一本小册子(compendio)。今后我将更好地读懂他们的书籍,我将做一本更详细的,如果您有意于此或其他,我将寄给您一个拉丁文或意大利文抄本;我将尽力而为,因为我还几乎不会写中文,也不怎么会说中国话,这是您可以看出来的。”<sup>③</sup>利玛竇所说聪明的中国人写的一本书,或指当时流行的《广舆图》。如果利玛竇所言不虚,那么在定居肇庆之前,他已经根据中国《广舆图》绘制过一本简明的中国地图集。

进入中国之初,利玛竇对中国地图似乎保持着高度的兴趣。1584 年 9 月 13 日,利玛竇从肇庆致函 G. Roman 介绍说,中国有 15 个省,分别为北京(Paquin)、南京(Nanquin)、山东(Santon)、山西(Sansi)、陕西(Suens)、河南(Honan)、浙江(Chiequian)、江西(Quiansi)、湖广(Huquan)、福建(Loquien)、广东(Canton)、广西(Quansi)、云南(Iunan)和贵州(Queichieu);利玛竇还写道:“现在我不能将中国全图(toda la China)寄给您;该地图用我们的方式绘制在纸上,每省一图,这样可以汇成一集,但现在我还没有做好。天主教在上,但愿我尽快寄给您,不管您在何处,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漂亮的每个省和城市。”<sup>④</sup>关于省级以下行政单位,利玛竇统计说,中国总共有 160 个府(fus),234 州(cius)和 1 116 县(hus, chus, hos?)<sup>⑤</sup>。这个数据与利玛竇晚年回忆录中有关 1579 年《广舆图》的数据(158 府,247 州和 1 152 县)有所不同,利玛竇也许参考了更早版本的《广舆图》或其他地图。

时隔两年,利玛竇曾经打算寄给总会长中国地图集依然是纸上谈兵。1585 年

① B. Szczesniak, “Matteo Ricci’s Maps of China”, *Imago Mundi*, 1954, Issue 11, pp. 127-136.

②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pp. 12-13, n. 19.

③ *Lettere*, pp. 47-48.

④ *Ibid.*, p. 62.

⑤ *Ibid.*, p. 82.

10月20日,利玛窦致总会长函中写道:“我本来想寄给您一册中国全图(un descrittione di tutta la Cina),但我还不知道北京的纬度,这是皇帝所在的最重要的城市,我有很多他们书中的地图,编撰精良,但没有经纬度。”在同一信函中,利玛窦提醒总会长说,他在去年寄出了一幅用中文制作的世界地图(Mappamondo)<sup>①</sup>。1585年之后,利玛窦的兴趣似乎完全转向世界地图,其信函中再也不见其绘制中国地图的尝试。无论如何,在韶州期间,他制作了南京地图和南都宫廷图。1593年1月17日致总会长函中,利玛窦写到:“去年我给您寄过一幅南京城市图(una descrittione della città di Nanchino)以及一幅宫廷图(la descrittione del palazzo del re della Cina),我们想知道它们是否到达。”<sup>②</sup>利玛窦当时尚未去过南京,他制作的南京城市图与南都宫廷图想必参考了《金陵新志》之类的地理书籍,他在韶州时期的密友瞿太素来自江苏,故容易获得此类书籍。这无疑是欧洲人绘制的最早的中国城市图与宫廷图,但和他在1583年绘制的《中国地图集》一样,至今下落不明。

#### 四、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利玛窦中国地图”

1935年《北京天主教会杂志》披露,近期在罗马发现了利玛窦1588年绘制的中国地图一幅,用拉丁文译注<sup>③</sup>。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此图是至今可见的利玛窦绘制的唯一的中国地图。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珍藏有一张中国地图,应该就是1935年《北京天主教会杂志》提到的地图<sup>④</sup>。地图题为 Sinarum Regni Alio Ruq Regno Ruetinsularu I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o(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地图)。图上有中国15省,分别为北京(Pacquin)、南京(Nanquī)、山东(Xantum)、山西(Xansii)、陕西(Xiansii)、河南(Honan)、浙江(Chequean)、江西(Quiansi)、湖广(Hucquan)、四川(Suchuan)、福建(Foquien)、广东(Quantū)、广西(Quansii)、云南(Hiunan)、贵州(Queicheu)。各省首府均绘有城市的图案,其图案更像欧洲城堡而非中国城市。图中标出许多山脉,

① *Lettere*, p. 103.

② *Ibid.*, p. 179.

③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 October, 1935, p. 549; 转引自洪业:《洪业论学案》,第394页,注1。笔者查阅了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均未发现这期杂志。

④ ARSI, *Iop. Sin.*, 11 I, 14.

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横贯其间,北方则有沙漠和长城。图中也绘制了中国东南周边国家的地图,如高丽(Corea)、日本(Iapaon)、吕宋(Lucon)、渤尼(Borneo)等。图中也标出了比例尺,并有中国各省府、州、县的数字等消息。总而言之,这是一幅非常精美和比较精确的中国地图,与之相比,1584年出版的署名Ludovico Georgio的《中国新图》(*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显得非常幼稚。《中国新图》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是流行欧洲的标准中国地图,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这幅中国地图则从未公诸于世。

这幅地图没有写明绘制年代和作者,1935年《北京天主教会杂志》何以判断这是1588年由利玛窦绘制的呢?与这幅地图一起的有八张拉丁文手稿,上面写有关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日本、朝鲜和菲律宾的消息,所以地图依据或主要依据了这些消息。在一页手稿的右边的空白处,有人在一张贴在上面的白纸条上写道“mappa missa a P. Alexander vaeagnani ad P. Cl. Aquaviva, 21 Nov. 1588 macao(范礼安神父寄给阿桂维瓦神父的地图,1588年11月21日,澳门)”。同一页上还有原手稿的一个标题:1583 Descriptio Impery sinarum(1583年中国地图集)。既然利玛窦以绘制地图著称,何况他说过曾在1583年绘制过一份简明中国地图集并寄给范礼安,所以这幅地图容易被判断为利玛窦所作。

然而,细读这些手稿的有关内容,则可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这里仅就中国的府、州和县的数字问题作一考察。根据该手稿的数据,北京(Pacchin):府8,州19,县116;南京(Nanchin):府11,州17,县95;山东(Sciantum):府7,州15,县89;山西(Sciansi):府8,州20,县77;陕西(Sciensi):府8,州24,县75;江西(Chiansi):府12,州3,县73;河南(Honan):府8,州12,县97;浙江(Cecchian):府11,州2,县75;湖广(Huguam):府15,州16,县105;四川(Siciuon):府8,州20,县104;福建(Fuchien):府8,州2,县58;广东(Quantum):府10,州7,县69;广西(Guamsi):府11,州46,县57;云南(Iuannan):府22,州28,县33;贵州(Queiceu):府8,州4,县5;总计:155府,215州,1128县。值得指出的是,手稿最后的统计,府与县的数字是正确的,而州的数字错了,不是215,而是235。与利玛窦1584年9月13日致G. Roman函进行比较,可见两者对中国15省的拼音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有关数字也不相同。根据利玛窦的信息,中国总共有160个府(fus),234州(cius)和1116县(hus、chus、hos?)。另外,利玛窦肯定参考过的1579年版《广舆图》载明,中国有158个府,247个州和1152个县,与该手稿内容也不一致。相反,罗明坚在1598年报告

书中,写明中国有府 155,州 235,县 1 054<sup>①</sup>;除了县的数据有出入,府与州的数字与这个手稿完全吻合,由此可见,手稿的作者更可能是罗明坚而非利玛窦。更重要的是,这个手稿的笔迹以及纸张与罗马国家档案馆的一些手稿完全相同,据此可以肯定罗明坚是这些拉丁文手稿的作者。由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这些手稿和地图来自范礼安,由此可以推断,罗明坚于 1583 年将手稿寄给范礼安,范礼安则于 1588 年将它们连同一幅地图寄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维瓦。

然而,前述 1583 年 2 月 13 日利玛窦致 M. De Fornari 函中所说的他寄给范礼安一本简明中国地图集,这该如何解释呢?既然罗明坚在 1583 年绘制中国地图集确实存在,那么是否两个耶稣会士在同一年分别给范礼安寄出过中国地图集?既然同一信函中利玛窦称自己不识中国字且不太会说中国话,那么他又是在谁的帮助下根据中国书籍制作出中国地图集呢?1583 年初,他与罗明坚生活在一起,难道他不知道罗明坚制作了中国的地图集?如果利玛窦果真在 1583 年给范礼安寄出过中国地图集,那么为什么范礼安在 1588 年给耶稣会总会长寄来的不是利玛窦的中国地图集?1588 年正是范礼安将罗明坚遣返欧洲之年,这也意味着他开始重用利玛窦,如果他手头有利玛窦的中国地图集,为什么偏偏给总会长寄出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根据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利玛窦并未在 1583 年制作中国地图集,而是将罗明坚在 1583 年寄给范礼安的中国地图集当做自己的作品。在找到利玛窦 1583 年中国地图集的实物之前,这个假设是难以排除的。

另一方面,虽然可以确认 1583 年拉丁文手稿为罗明坚的作品,但与手稿一起的地图的作者却不是罗明坚。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地图上有关中国 15 省有关统计数据。北京(Pacquin):府 8,州 19,县 116;南京(Nanquin):府 11,州 17,县 95;山东(Xantum):府 7,州 15,县 89;山西(Xansi):府 8,州 20,县 77;陕西(Xiensi):府 8,州 24,县 94;河南(Honan):府 8,州 12,县 97;浙江(Cechian):府 11,州 2,县 75;江西(Chiansi):府 12,州 3,县 73;湖广(Huquam):府 15,州 16,县 105;四川(Syciuoam):府 8,州 20,县 104;福建(Fuchien):府 8,州 2,县 58;广东(Quantum):府 10,州 7,县 69;广西(Quansi):府 11,州 46,县 57;云南(Yuonnam):府 22,州 28,县 33;贵州(Gueiceu):府 8,州 4,县 5。总计:158 府,235 州,1 154 县。有趣的是,这里州的总数是对的,而府的总数不是 158 而是 155,县的总数不是 1 154 而是 1 147。与罗明

<sup>①</sup> *Relatione*, p. 16.

坚 1583 年手稿相比,府和州的数字是一致的,但县的数字则有较大的差别;此外,中国 15 个省的拼音也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与罗马国家档案馆罗明坚绘制的地图相比,这幅地图显然出自绘图专家之手,罗明坚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在中国周边国家中,除了朝鲜、日本和菲律宾,还有渤尼国等,而这是罗明坚 1583 年手稿中所没有的。地图似乎用的是专业制图纸张,与罗明坚 1583 年手稿不同,而且是贴在手稿之上。因此,尽管可以确定 1583 年的手稿出自罗明坚之手,但手稿上黏贴的地图不是罗明坚的作品;它的作者当为一专业绘图人士,其消息不完全来自罗明坚手稿(见图 5)。



图 5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这幅地图,据称是利玛窦绘制,但它其实与利玛窦毫无关系。与该图一起的其他手稿为罗明坚手迹,但地图当出自一地图专家之手



除了1583年罗明坚中国地图集手稿,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还有利玛窦其他有关中国地图集的大量手稿<sup>①</sup>,数量超过罗马国家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事实上,在研究罗马国家档案馆罗明坚手稿时,罗萨多参考了这些资料<sup>②</sup>。可以说罗马国家档案馆的手稿仅仅是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一部分,要勾画出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全貌,则需要合二为一,而这将是一个更加繁重和复杂的工作。

## 五、罗明坚与利玛窦

毫无疑问,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存在着多种手稿,最早的是1583年,即在定居肇庆之前;最迟的是1606年,距离其逝世仅仅一年。如同巴托利指出的那样,罗明坚生前努力编辑并出版其中国地图集,但壮志未酬,其荣誉最后归于卫匡国<sup>③</sup>。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生前未能出版的原因不明,但他的拉丁文《天主实录》(*Catechismo*)的出版计划归于流产,就是因为范礼安的坚决反对<sup>④</sup>。作为进入中国第一人,罗明坚在1598年后撰写的报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它至今长眠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因为在报告书的前面有人做了如下批注:“不可信赖这份报告,其中许多叙述的四分之三是虚假的。”<sup>⑤</sup>由此可以推测,罗明坚生前绘制多种中国地图集,而一种也不能出版,或许与他在耶稣会遭到的敌意有关。

关于罗明坚的历史地位,德礼贤曾有一段经典评论:“罗明坚为利玛窦铺路,将他引入中国,然后从舞台上无声地消失了。”<sup>⑥</sup>需要澄清的是,罗明坚在中国舞台上消失,完全是出于范礼安的安排,其理由似是而非。1588年11月26日,范礼安致总会长函中列举了让罗明坚留在欧洲的两个理由,一是“他已经老了,不堪重负”,

① ARSI, *Iap. Sin.*, 101 I, pp. 116 - 156; *Iap. Sin.*, 101 II, pp. 158 - 257.

②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pp. 14 - 15。罗萨多还注意到罗马耶稣会所藏的另外两幅中国地图,一幅是大型的中国全图,1593年从澳门寄到罗马,另一幅则是西江图;同书,第14页,注28。笔者最近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见到中国全图,但西江图似乎下落不明。

③ D. Bartoli, *op. cited.*, p. 150.

④ *F. R.*, I, pp. 197 - 198, n. 2.

⑤ 笔者认为《罗明坚报告书》基本上是可贵的,许多细节经得起验证。试看1585年底过梅岭的一处描写:“那天细雨绵绵,罗明坚神父为了取悦同伴,用中文写了两行诗,描写梅岭以及几乎不知不觉将他淋湿的细雨,精于作诗的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叫好。”*Relatione*, 40v。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罗明坚中国诗集》开篇即《度梅岭》:“乍登岭表插天高,果见梅关地位豪。今日游僧经此过,喜沾化雨湿长袍。”参见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1543 - 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41 (1993), pp. 129 - 167。

⑥ *F. R.*, I, p. 147, n. 2.

二是“他中文发音不好”<sup>①</sup>。然而,罗明坚 1588 年才 45 岁,而当时继续担任澳门耶稣会长和中国传教团长的孟三德已经 57 岁;此外,范礼安于 1597 任命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团长,利玛窦时值 45 岁,正是罗明坚被遣返欧洲的年龄。另一方面,罗明坚在 1588 年的口语水平也许不如利玛窦,但绝对强于孟三德特别是麦安东;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中国诗集》、《葡萄牙汉语词典》和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集》,足以证明他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范礼安指示并支持让罗明坚进入中国,尔后又让他永远离开中国,所以对于罗明坚而言,成也范礼安,败也范礼安。无论如何,被迫离开中国后,罗明坚不甘寂寞,他尝试出版拉丁文《天主实录》和《中国地图集》等,某种意义上是力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范礼安直接阻拦拉丁文《天主实录》的发表,很大程度上是让罗明坚闭嘴。在这个“无声”的背景下,也许容易理解罗明坚制作多种中国地图集而无一发表的尴尬。

罗明坚是利玛窦进入中国的引路人,利玛窦在 1588 年之前则是罗明坚的年轻助手,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 1584 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为此,1585 年 10 月 20 日致总会长函中,利玛窦不无抱怨地说:“我做这些小事,大事有其他人在做。”<sup>②</sup>无论如何,在 1588 年之前,利玛窦对罗明坚是尊重的,在其信函中多次提及这位长辈,1583 年 2 月 13 日致总会长函中,甚至称罗明坚为“半个殉教者(un mezzo martire)”<sup>③</sup>。但在 1588 年后,利玛窦似乎忘记了罗明坚,在 1592 年 11 月 12 日致 Fabio de Fabbi 神父函中,利玛窦叙述在中国传教之初的经历时,只字不提罗明坚,连罗明坚用中文撰写的《天主实录》也变成了“我们”的作品<sup>④</sup>。与此同时,范礼安不让罗明坚在欧洲发声,而利玛窦则忙于让罗明坚在中国消声,在罗明坚 1588 年离去后,中文版《天主实录》先被冻结,继而遭到毁版<sup>⑤</sup>。晚年回忆录中,利玛窦终于想起罗明坚,但口吻毫无恭敬可言,例如在讲述 1586 年罗明坚与麦安东一同前往绍兴传教的往事时,利玛窦居然说:“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因为两个神父都不懂中国语言。”<sup>⑥</sup>在解释范礼安遣返罗明坚的原因时,利玛窦重复范礼安的论调说:“罗明坚神

① *F. R.*, I, p. 250, n. 2.

② *Lettere*, p. 103.

③ *Ibid.*, p. 53.

④ *Ibid.*, pp. 157 - 163.

⑤ *F. R.*, I, p. 379.

⑥ *Ibid.*, p. 229.

父已经老了,又学不会中国语言,(范礼安)选择这个良机让他返回欧洲。”<sup>①</sup>范礼安不懂中文而利玛窦精通中文,所以利玛窦的评论对罗明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面对遭到毁版的《天主实录》,特别是面对包括多种中国地图集在内的无法出版的大量的罗明坚手稿,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后,利玛窦成为中国舞台的真正主角,其后他迁居韶关,继而定居南昌,随后北上南京和北京,期间撰写了大量的中文著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后成为耶稣会在中国的象征性人物。另一方面,随着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和罗明坚中国诗歌集的发现,这位打开中国大门的耶稣会士越来越受到关注,其历史地位也正得到更多的承认。就地图史而言,1584年在肇庆制作第一幅世界地图之后,利玛窦在南京和北京绘制了新版世界地图,在地图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②</sup>。而根据目前可见的手稿,罗明坚绘制了大量的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集,时间跨度从1583年到1606年,尽管它们长期不能发表,但不能由此抹杀罗明坚在地图史上的独特地位。总而言之,如果说利玛窦是用中文绘制世界地图的第一人,那么罗明坚则是用西文制作中国地图集的第一人。

<sup>①</sup> F. R. ,1, p. 250.

<sup>②</sup> 相比之下,有关利玛窦中国地图的研究不够透彻;如前所述,利玛窦本人提及的1583年寄到罗马的中国地图集尚需存疑,而他绘制的南京城市图和南都宫廷图则有待于发现。